

朱子爲學考

下卷



子朱子爲學次第考卷之三

後學連城童能靈著

淳熙元年甲午四十五歲

五月省劄再檢會依已降指揮六月始拜改秩之命
屢具辭免遜避逾年上意愈堅至是始拜命改左宣教
郎主管台州崇道觀

十一月何叔京卒除夕答呂伯恭書云爲欽夫作修舜
廟碑文又云欲修鄉約鄉儀及冠昏喪際之儀

二年乙未四十六歲

五月東萊呂氏伯恭祖謙來訪編次近思錄成 呂自

東陽來訪留寒泉精舍旬日相與掇周子二程子張子
書關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十四篇號近思錄朱子守
臨漳日添入數條刊之於學嘗語學者曰四子六經之
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金溪陸氏子壽九齡其弟象山陸子靜九淵偕東萊會
於鷺湖東萊歸朱子送之信州之鷺湖寺江西二陸
及清江劉清之子澄皆來會相與講其所聞焉陸子壽
有詩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
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着意精微轉
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如今陸子靜詩墟

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奉
石崇成泰嶽岑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
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古今朱子和詩德義風流
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
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說到
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既而諸公各持所見不合而
罷

七月成晦菴於蘆峯之雲谷

三年丙申四十七歲

二月如婺源省墓

蔡季通

元定

從既至婺源宰張漢

率諸生請講書於學辭又請撰藏書閣記許之而以程氏遺書外書文集經說司馬氏書儀高氏送終禮呂氏鄉約鄉儀等書留於學中日與鄉弟子講書於汪氏敬齋隨其資稟誨誘不倦至六月初旬乃歸

六月除秘書省秘書郎辭 時上諭大臣欲獎用廉退之士叅政龔茂良以朱子操行耿介屢召不起為言遂有是除朱子答韓尚書書云某狷介之性矯揉萬分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故二十年來甘自退藏以求已志所願欲者不過脩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

誦遺經叅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文集

八月再辭許之遂復與祠差主管武夷山冲祐觀 會
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遂有是命年譜

十一月十三日劉氏令人卒年譜

四年丁酉四十八歲

二月葬劉氏令人於建陽縣嘉禾里石唐大林谷名其

亭曰萃如而規壽藏於其左名其菴曰順寧年譜

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 既編次論孟集義又作訓蒙

口義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其集註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釐正矣

年譜

十月周易本義成。朱子答呂東萊論易書云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辭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象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之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無復包含該

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

辭乎

文集

詩經集傳成。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爲主其與經文舛戾則穿鑿爲說以通之朱子獨以經文爲主而訂其序之是非復爲一編附真經後以還其舊

年譜

五年戊戌四十九歲

劇暑答東萊曰近看論孟等書儘有平高就低處

文集

八月差知南康軍辭不允降旨疾速之任。宰相史浩

必欲起之或言宜處以外郡於是差權發遣南康軍事

兼管內勸農事仍借緋

十月丐祠

十一月省劄檢會已降指揮

十二月又趣疾速之任以上俱年譜

六年己亥五十歲

正月再請祠不報候命於鉛山 東萊屢書勉行南軒

亦謂須一出為善雖出處去就素有定論然更須斟酌

消息勿至已甚苟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肯為

用於大體却有害也至是再請祠不報朱子始有出意

正月行至信州鉛山俟命寓止崇壽僧舍年譜

陸氏九齡來訪年譜

三月省劄再趣行是月晦赴南康軍任 初到軍首下

教三條其一延訪民利病其二令父老教戒子弟其三

勸民遣子弟入學每五日一詣學宮為諸生講說疊疊

不倦郡之有賢德者禮之以為學職士風翕然丕變

立三先生祠及五賢堂 先是移文教授司戶以為某

蒙恩假守卑付民社固將使之宣明教化篤勵風俗非

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而已乃立濂溪周先生祠於學

宮以二程先生配焉又以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

陳了齋別為一堂祀之乃旌表孝子熊仁瞻之門三先生祠

南軒張氏記五賢
堂延之尤氏記

六月奏乞蠲減星子縣稅錢 屬邑星子土瘠賦重疏
乞蠲免事下戶部戶部下漕司責以對補會有言庶僚
不當用劄子奏事者因引以自劾

十月重建白鹿洞書院 書院乃唐時李勃故址榛廢
已久朱子詢得之乃令星子令復建書院於其地且言
於朝得賜勅額及賜御書石經監本九經註疏等書又
捐俸買書以益之並置田以贍學者數月告成率郡屬
鄉宦過客學徒釋菜於先聖先師每暇輟一至諸生從
而質疑問難誨誘不倦乃立五教之目為學 並脩

身處事接物之要俾學者規守之尤致意於明誠敬義
數語又與時宰書乞復洞主廢官使得備員與學徒講
道其間稍假之廩畧如祠官之入不報 書院東萊
呂氏記

十二月申請陶威公廟額 廟在都昌縣祀晉侍中六
尉長沙陶威公侃水旱禱禳皆有感應據縣稅戶董翌
等狀請特賜廟額以表忠義 以上俱
年譜

朱子嘗云大學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以前作
了語 錄

七年庚子五十一歲

正月請祠不報

二月張南軒訃至罷宴哭之 時南軒卒於江陵府治
朱子屢爲文祭之及爲作神道碑

申減屬縣科紐秋苗夏稅木炭月椿經總制錢

四月應詔上封事

以疾請祠不報 時陳俊卿守金陵過闕入見上薦朱

子甚力

大脩荒政 時值南康軍屬星子都昌建昌至秋大旱

失收朱子竭力措置爲救荒備會詔江東帥守恤民隱

決滯獄以銷旱災且頒勸分賞格因卽推廣爲奏乞降

特旨減前所申星子縣稅及三年赦文已蠲官租禁州

郡勿得催理若囚繫淹延則特詔大臣一員專督理官

嚴立程限排日結絕乃可因以賞格諭富室得米貳萬

石使椿留以待復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錢

米克庫糧備賑濟又申嚴隣路斷港遏糴之禁郡濱大

江舟艤岸者遇大風輒淪溺因募饑民築堤捍舟民免

於饑舟患亦息預戒三縣每邑市鄉村四十里則置一

場以待賑糶合爲三十五場其缺食甚者先加調給比

冬遂以旱傷分數告於朝乞蠲闔本軍稅租苗米四萬

七千餘石奉旨三等以下人戶夏稅畸零並與倚閣放

數旣寬民無流徙多所全活

十一月作臥龍菴 菴在廬山之陽五老峯下祀諸葛
武侯像於堂而別起亭於臥龍潭上書武侯制表中宏
毅忠壯忘身憂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十六字於亭楹
皆搆俸爲之而囑西源隱者崔 嘉彥 董其役官民咸無
預焉朱子自爲記 以上俱
年譜
八年辛丑五十二歲

正月開場濟糶 初旣分場選現任寄居指使添差監
押酒稅監廟等大小使臣三十五員各蒞一場以轄糶
事而分委縣官巡察之以戢減尅乞覓之弊至是人戶
悉令起赴場就糶餼寡孤獨之人則用常平米令賑濟

又慮農事將起民間乏錢凡合糶皆濟半月都昌無米
自郡運而往千里之內莫不週浹凡三月結局所活饑
民老幼三十餘萬丁口其施設次第人爭錄傳以爲法
時孝宗臨御日久垂意恤民凡所奏請無不報可以故
得行其志民無流離之患

二月陸氏

九淵

來訪

陸請書其兄教授墓誌銘朱子

率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席陸氏以君
子小人喻義利章發論大畧謂科舉之士日從事聖賢
之書而志之所向專在乎利必於利欲之習怛然爲之
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

篤行之斯謂之君子朱子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請書於簡以諭同志

三月差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待次南康任將滿廟堂議遣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遂有是命

南康任滿合奏稟事件原有南康任滿奏事之旨因奏本職四事

閏三月去郡東歸朱子治南康郡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暴細民撓法害政者必繩治不少貸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爲急務風俗丕變文學行義之士彬彬出焉

四月過九江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劉子澄來謁請爲

諸生說太極圖

是月十九日至家

以上俱年譜

答東萊曰道間看中庸覺得舊說有費力處畧加脩定稍覺勝前計他書亦須如此義理無窮知識有限求之言語之間尚乃不能無差况體之身見諸事哉

又一書曰數時絕無學者講學便覺頽惰無提撕警策之益旦夕亦欲作一課程未必有益於人庶幾稍自益

耳

以上文集

七月除宣教郎直秘閣辭以荒政脩備民無流殍故有是除朱子以前所勸出粟人未推賞不拜

呂東萊訃至爲位哭之

八月差提舉浙東常平茶鹽 先是王淮爲相問侍讀

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 萬里曰人才 淮因問其人卽

疏朱子以下六十八人會浙東荐饑上軫宸慮淮遂薦

朱子因拜命卽日單車就道復以前納粟人未推賞乞

奏事

十月堂帖報南康出粟人已推恩乃受職名

十一月己亥奏事延和殿 奏疏內條陳救荒之策畫

爲七事以上

十二月視事於西典 朱子初授命卽移書他郡招募

海商販米至浙許以不收力勝及雜稅錢到則依價出

糶更不裁減至是海艘已輻輳矣日與僚屬寓公鈞訪

民隱規畫纖悉晝夜不倦至廢寢食分畫既定則親出

按歷始於會稽諸縣次及七郡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

問存恤不遺餘力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

自齎以行秋毫不煩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部內不知

官吏憚其風采夙夜戒飭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

去者若衢州守臣李嶧等不恤荒政皆按劾其罪由是

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之而尤以戢盜

捕蝗興水利爲急大抵措畫類南康時而用心尤苦所

活不可勝計有短朱子者謂其疎於爲政上謂宰相王
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

冬以社倉法奉詔頒行於諸路 初條陳荒政入奏時
請推行崇安社倉之法於天下至是得請首頒行之台
發有應時爲之者以上俱
年譜

九年壬寅五十三歲

正月條奏揀荒事宜 以浙東荒政拯救事宜列爲九
條並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及推賞獻助人又請將山
陰等縣下戶夏稅秋苗丁錢並行住催

夏有詔捕蝗復上奏狀 畧云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

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其次惟有出內庫之錢以爲收
糴之本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復上宰相書極言民之與
財孰孰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倘民散國危則措身
無所矣

條奏諸州利病 首言紹興和買之弊乞痛減歲額然
後用貫頭均紐仍用高下等第均敷而免下戶出錢使
得相乘除以優之及言台州丁絹錢有抑納倍輸之患
奏乞每丁納半錢半絹其諸郡差役之法請令民均出
義田罷去役首免排設次官差保正副長輸收義田仍
令上戶兼充戶長沿海四川鹽法乞取會福建下四川

產鹽法行之諸郡酒坊亦乞改照處州萬戶酒法救荒之餘凡可以便民者莫不規爲經久之計焉

毀秦檜祠 祠在永嘉學移文毀之

七月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 是月行部將由台

趨溫旣入台境民有訴太守新除江西提刑唐仲友不

法者及趨台城則訴者益衆因盡得共促限催稅違法

擾民貪汚淫虐蓄養亡命偷盜官錢偽造官會等事具

劾之仍送紹興鞠實宰相王淮以姻舊匿不爲奏仲友

亦自辯且言弟婦王氏驚悸病篤乞送浙西無礙官體

究已而紹興獄具按章至六上宰相不得已取首章語

未甚深者及仲友自辯疏同上曲說開陳故他無鑄削

止罷江西新任時台州久旱雨遂大注是歲穀重熟

八月除直徽猷閣辭 獎賑濟之勞也朱子以爲徒費

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

躡等疏榮懼非所以示勸懲况近按唐仲友反爲所訴

雖已罷其新任而跟究指揮尚未結絕方籍藁以俟斧

誅豈敢冒竊恩榮以紊賞刑之典不允

差江西提點刑獄辭

詔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其任再辭 朱子初聞江西

之命卽日解職東還亟具辭免大畧以所除官乃填唐

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誚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臣愚何敢自安願得歸耕故壘畢志舊聞及詔與江東梁總兩易之則言祖鄉隸江東墳墓田產合該迴避詔特免迴避復辭今來所除仍司按察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如前所爲或至重傷朝廷事體若但觀勢徇私又恐下負風心上辜眷使乞特與祠使得卒其舊業退避怨仇時辭職名不允之命同下則又辭以前按唐仲友旣不差官體究恐臣所按有不公不實之罪難以例沾恩賞詔並不許

十一月力辭新任職名仍請祠

極言昨來所按賍吏

黨與衆多棊布星羅並當要路自其事發以來大者宰制幹旋於上小者馳騖經營於下所以蔽日月之明而損雷霆之威者臣不敢論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於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觖排向非聖明洞見底蘊則不惟不肖之身反爲魚肉而其變亂黑白誣誤聖朝又有不可勝言者爲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閒或可少紓患害時大府丞陳賈請禁僞學王淮以唐仲友故怨朱子欲沮之因以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時首論曰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皆陰詆朱子故奏及之

年譜

十年癸卯五十四歲

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上覽奏知不可強起故有是命朱子初守南康再使浙東即有以身徇國之意及是知道之難行退而奉祠杜門不出海內學者尊信益衆作感春賦以見志

四月武夷精舍成 正月經始至是落成徙居之四方士友來者衆甚

以上俱年譜

十一年甲辰五十五歲

力辨浙學之非 朱子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騫於外

每語學者以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之言務收歛疑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為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脩身而喜事功大為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為呂祖儉潘景愈

孫應時輩言之

以上俱年譜

十二年乙巳五十六歲

二月崇道觀秩滿復請祠差主管華州雲臺觀

年譜

十三年丙午五十七歲

三月易學啓蒙成 朱子既推羲文之意作周易本義又懼學者未明厥旨乃作啓蒙四篇以示初學

八月孝經刊誤成以上俱年譜

十四年丁未五十八歲

三月小學書成

四月差主管南京鴻慶宮

七月差江西提點刑獄辭時上諭宰執朱熹久閒可

與監司周必大議除轉運副使或謂金穀非其所長故

有是命以上俱年譜

十五年戊午五十九歲

五月起奏事之任復以疾辭不允且趣入對

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會宰臣王淮罷政周必大為

相薦之及入奏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獎諭甚渥因再三辭謝方出奏劄上曰正所願聞

除兵部郎官以足疾請祠詔依舊職名提刑江西前

數日兵部侍郎林栗與朱子論西銘不合至是迫以供

職朱子以足疾甚在告申部乞候疾愈翌日栗遂疏朱

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餘緒為浮誕宗主謂之

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習為春秋戰國

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

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

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徒迭爲遊說政府所以
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陞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
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緣熹旣
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効舉厥罪惟均望將
熹熹停罷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故事無以待郎劾本部
郎者滿朝皆駭異之於是以足疾請祠上曰林栗言似
過當丞相周必大奏曰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
上曰朕亦見其跛曳時上意方向朱子欲易他部丞相
請仍授提刑從

七月在道辭免新任

八月以足疾丐祠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 朱

子旣行且疏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爲人臣子有此名

罪當誅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太常博士葉適上疏

曰考票劾熹之辭始末叅驗無一實者特發其私而遂

忘其欺耳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脩

者輒以道學歸之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

穢德垢行以避此名第恐自此遊辭無實讒言橫生長

善受禍何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

旣形摧折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疏入不

報會胡晉臣拜侍御史首劾林栗狼戾自用喜同惡異

無事而指學者爲僞最人之所惡聞遂出栗知泉州詔
朱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
可卽速之任朱子固辭足疾不任起發復丐祠遂除是
職

九月復召辭 時廟堂知上眷厚憚朱子復入故爲兩
罷之策上悟其故至是復召之朱子辭以爲遷官進職
皆爲許其閑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褒復爲彈冠結綬之
計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

十一月趣入對再辭遂上封事 六月入奏事迫於疾
作嘗面奏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准具封事以聞

至是趣入對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疏入夜漏下
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

翌日除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辭 時上感其
忠鯁故有經帷之命蓋將爲燕翼謀也朱子因密草奏
疏凡十事將上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遂力辭新
命不果上

是歲四月象山貽書十一月朱子答書辨無極

能靈

謹按朱子文集答陸氏無極之辨在是歲朱

子年垂六十而議論不合如此王陽明等早異晚
同之說誣矣學苟通辨於朱陸異同言之已詳今

不復爲之辨也但此係要節年譜反刪去今特著之云

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學者

十六年巳酉六十歲

正月除秘閣脩撰辭

二月孝宗內禪光宗卽位尊孝宗爲壽皇聖帝退居重華宮

是月甲子序大學章句

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 二書定著已久猶時竄改至是以穩愜於心而始序之又著學庸或問中庸輯畧

四月再辭職名

五月從所請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

閏五月更化覃恩轉朝散郎賜緋魚

八月除江東轉運副使辭 詔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朱子以祖鄉田產隸部內辭詔免迴避

十一月改知漳州再辭不允始拜命 以光宗初政再被除命遂不敢辭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六十一歲

四月之漳州任 見臨漳風俗薄陋民不知禮至有居父母喪不服衰經者朱子首下教令述古今禮律以開

論之又取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訓子弟其俗尤崇尚釋氏男女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爲菴舍以居悉禁之俗爲大變時詣學校訓誘諸生如南康時其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之不倦又擇士之有行義知廉耻者使列學職爲諸生倡又教習諸軍弓射分作三番每月輪番入教場挽弓及等者有賞不及者留射及等則止終不及者罷之兩月之間皆成精技又熟聞知錄趙師處之爲人試之政事尤得其實遂首舉之故廸功郎高登忤秦檜貶死爲奏請詔雪以褒其直

奏除屬邑上供無名賦七百萬減本州無額經總制錢四百萬緡

奉行經界法 初朱子爲同安簿時已知經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至是卽加訪問講求纖悉畢究以至弓量筭造之法盡得其說乃具陳利害疏於朝及宣德意勝之通衢貧民下戶莫不深喜而土居豪右兼併侵漁者以爲不便會州人有居要路者幸有是奏亟啓從之久之有旨本州先行經界法後竟有沮之者事遂以寢

十月以地震及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仍請詞不允

刻五經四書於郡 各著爲說繫於諸經書後以曉學者云如今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又曰某覺得今年方無疑又曰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

語錄

二年辛亥六十二歲

二月與趙帥汝愚論招州軍募江戍

三月復除秘閣脩撰主管南宮鴻慶宮任便居住 正月長子壘卒於婺州報至卽以繼體服斬衰丐祠歸治喪葬遂有是除

四月去郡再辭職名 上初政嘗除秘撰時已力辭奉詔褒許難以復受故再辭焉其治漳也一以崇教化正風俗爲先務暮年化成而去漳民莫不思之 五月歸次建陽寓同由橋

七月再辭職名不允 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不敢辭

九月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

十二月仍以漳州經界不行自劾

三年壬子六十三歲

二月復請補祠職從之 詔漳州經界議行已久湖南

使節事不相關可即速之任朱子猶以補祠職爲請遂許之

始築室於建陽之考亭

永康陳同甫來訪 同甫名亮以文雄浙中自負王霸之畧而任俠豪舉朱子嘗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以風切之同甫雖不能改未嘗不心服每遇朱子生辰雖居千里外必遣人問遺歲以爲常至是來訪朱子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穎悟永康事功若不竭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

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辭

四年癸丑六十四歲

正月再辭

二月仍舊主管南京鴻慶宮

十二月除知潭州湖南安撫辭不允 是冬使者至金

還金人問南朝朱先生安在答以見擢用歸白廟堂遂有是除朱子以辭遠就近不爲無嫌力辭不允

五年甲寅六十五歲

正月再辭 詔長沙巨屏得賢爲重徃祇成命毋執謙辭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會洞僚侵擾屬郡恐其滋

熾遂拜命

五月始之鎮 在途所次老稚携扶來觀夾道填擁長沙士子夙知向學四方雲集誨誘不倦坐席至不能容士俗懽動

洞僚侵擾郡境遣使諭降之 徭人蒲來矢出省地作擾或薦軍校田昇可用召問之以爲可招期以某日不俘以來將斬汝昇卽以數十輩馳往取文書粗若告身者數通自隨諭以禍福來矢喜聽命遂并其妻子俘以至官給衣冠引赦不誅

改建嶽麓書院 書院本劉樞密及南軒先生之舊久

而廢墜乃更擇爽塏之地而新之別置員額以待不由課試而入者其廩給與郡庠等朱子常窮日之力治郡事夜則與諸生講論問答畧無倦色每訓以切已務實之學懇惻周至

奉請飛虎軍隸本路節制從之 以本路別無軍馬惟賴飛虎軍以壯聲勢而乃遣隸襄陽不便故以爲請六月申乞歸田不允 時孝宗陞遐朱子哀慟不能自勝又聞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益切憂懼遂申省乞歸田里

七月寧宗卽位召赴行在奏事辭 黃裳爲嘉王府翊

善自以學不及朱熹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
爲大臣言之宰相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
此難合反爲累耳上在潛邸聞名每恨不得爲本宮講
官至是趙汝愚首薦焉

考正釋奠禮儀行於郡先是漳州任內嘗列上釋奠
禮儀得請施行既去官復格不下至是下之時召還奏
事又苦目眚乃力疾躬爲鈎校刪剔定爲數條頒行巡
內州邑僅畢而行

立忠節廟東晉王敦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
起兵討賊不克而死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

彥卿

趙民彥

督兵迎戰臨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玠

兵官趙聿之巷戰罵賊不屈而死五人皆以忠節沒於
王事而從前未有廟貌乃於城隍廟內創立祠堂肖像
祀之又請於朝賜廟額曰忠節

八月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再辭不允仍趣令疾速供
職朱子初辭奏事之命兼旬不報遂東歸道中忽被
除命以爲超躡不次之除不免冒昧之譏乞仍舊奉祠
辭至再且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
名器若使幸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
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權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

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
養用人或謬所繫匪輕朱子在道聞南內朝禮尚缺近
習已有用事者故預爲是言

九月晦至自長沙次闕外 先是朱子行至上饒聞以

內批逐首相

罷左丞相留
正出知建康

有憂色學者問其故曰大臣

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或謂此蓋廟堂之意曰
何不風其請去而後許之上新立豈可導之使輕逐大
臣耶及至六和塔永嘉諸賢俱集各陳所欲施行之策
紛紜不決朱子曰彼方爲几我方爲肉何暇議及此哉
蓋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已有端故朱子憂之

十月戊子朔乞且帶舊職奏事次日入國門四日辛卯

奏事行宮便殿

朱子立朝以
辛卯日爲始

朱子行至宜春時門人

廬陵劉黻遮見請曰先生是行上虛心以待敢問其道

何先曰今日之事非大改更不足以悅天意服人心必
有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之志而不敢以天子之位爲
樂然後庶幾積誠盡孝絜通潛格天人和同方可有爲
其事大其體重以言乎輔贊之功則非吾之所任以言
乎啓沃之道則非吾之敢當然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人
主無不可進之善以天子之命召藩臣當不俟駕而往
吾知竭吾誠盡吾力耳外此非吾所能預計也

辭新除待制職名不允 奏事後面納劄子辭職名有旨依已降指揮不允又辭乞改作說書差遣以爲未得進說而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効涓埃而疾病不支遂竊侍從職名而去則臣死有餘罪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乃拜命

上孝宗壽皇山陵議狀

時趙彥逾按視山陵謂土肉

淺薄掘深五尺下有水石旋改新穴視舊僅高尺餘孫

逢吉

覆按亦乞少寬日月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

之議遂中寢朱子乃上議狀言壽皇聖德神功宜得吉

土以奉衣冠之藏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罔上誤國之言固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砂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

辛丑受詔進講大學 故事講筵每遇隻日早晚進講

及至當日或值假故卽行權罷又大寒大暑亦係罷講日分講畢乃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隻隻月日諸色假故並令逐日早晚進講從之朱子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聖德者罄竭無隱上亦虛心嘉納

差兼實錄院同修撰 再辭不允遂拜命

更化覃恩授朝散郎賜紫金魚袋

乙巳晚講乞令後省看詳封事 時以雷雨之變下詔求言朱子因奏登極之初獻言者衆乞令後省官看詳擇其善者條上取旨施行庶聞者知勸直言日聞詔差

沈有開劉光祖看詳限十日奏聞

奏乞三年內賀禮並免 瑞慶節前一日晚關報來日百官稱賀朱子欲不出不可乃草劄子明日立班投進有旨却賀表不受末後復謂三年內賀禮並免節序進名奉慰從之

庚戌講筵留身奏四事 時上有旨脩葺東宮爲屋數百間欲徙居之而諫臣黃度將論近習遽以特批逐之朱子不勝憂慮因講畢乃疏奏四事謂凡此四事皆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留神反覆思慮斷而行之以答天變以應人心臣老病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而進對之時率多遺忘敢復冒昧輒形紙墨至于孤危之蹤不敢自保切恐自今已往不復久侍清閑之燕矣上爲之感動然卒無所施行

閏月戊午朔晚講次日編次講章以進 朱子進講數次論及盤銘丹書復編次成帙以進上喜且令點句來

他日請問上曰宮中嘗讀之其要在求放心耳朱子頓首謝因復奏疏勉上進德且言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劇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畧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矣朱子退謂門人曰上可與爲善願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

辛酉晚進講

請脩嫡孫承重之服

上居壽皇喪有司請於易月之

外用漆紗淺黃之制朱子上疏畧曰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宜遵壽皇已行法當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至是詔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因朱子言也

上廟祧議

孝宗將祔廟禮官初請祧宣祖而祔孝宗

繼復有請併祧僖宣二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者時宰

相趙

汝愚

禮官孫

逢吉

等各持所見紛紜不一癸亥當

集議朱子度難以口舌爭乃辭疾不赴而入議狀條其不可者四復引大儒程頤之說以爲物豈無本而生之

者狀上廟堂不以聞

甲子在告

乙丑直日准告封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丁卯宣引入對 朱子上朝祧議狀未聞於廟堂丙寅

得旨來日內引是日入對賜食上問外事人才舉朱子

請宣引之旨上於榻後取文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

也可細陳其說初朱子既被旨恐上必問及乃取所論

畫爲圖本貼說詳盡至是出以陳奏久之上再三稱善

且曰僖祖乃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俱不會祧

今日豈可容易可於榻前撰數語俟徑批出施行朱子

方懲內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上然之

既退卽以上意諭廟堂則聞已毀僖宣廟更創別廟以

祀四祖矣時相既以王安石之論爲非異議之徒忌其

軋已藉以求勝事竟不行天下恨之朱子與 汝愚書謂

丞相以宗枝入輔王室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撤祖

宗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欲望神靈降歆永國

祚於無窮其可得乎

戊辰入史院 朱子以實 畧無 脩撰官三員

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 攝所脩前後往往不相

應嘗與衆議欲以事目分之譬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

禮部專編典禮刑部專編刑法須依次編排各具首末
然後類序為書方有條理又如一事而紀載不同者須
置簿抄出與眾會議然後去取庶幾存得案底在時檢
討官不從

丙子晚講 是日晚會彭龜年出護使客因請畱身申

言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即降御批朕憫卿耆艾方此隆
冬恐難立講除卿宮觀可知悉宰相趙汝愚袖御批見
帝且諫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政不許越二日戊寅

德謙遣其內侍王德謙封內批付朱子朱子即附奏謝

仍申省照會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起居即劉光祖起

居舍人鄧驛御史吳獮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

仲鴻給事中樓鏞交章劉之皆不報朱子立朝終於丙

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

壬午詔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尋除知江陵府辭

不允 他日工部侍郎黃艾因入對問所以逐朱熹之

驟上曰始除熹經筵爾今乃事事欲與聞艾力辨其故

帝不聽吏部侍郎孫逢吉亦因講權輿之詩反復以諷

上曰朱熹之言多不可用初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且

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子聞之惕然以為憂

慮辭免職名已徹寓其意及進對再三面陳之又約吏

部侍郎彭

龜年

請對白發其奸

龜年

出護使容

佖曹

益

得志朱子又數以手書遣生徒密白丞相

汝愚

當以厚

賞酌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丞相方謂其易制所荷以為

腹心謀事諸人又持祿苟安無復遠慮朱子獨懷忠憤

因講畢奏疏極言之

佖曹

大怒陰與其黨謀去之而一

時爭名之流亦潛有恭間之意由是

佖曹

之計遂行及

龜年

出護使容回而朱子已去國矣即上章攻

佖曹

云

止緣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大暴故亦欲陛下亟去此小

人既而佖曹聲勢益張羣儉附和並疑及丞相視正士

如深仇衣冠之禍益始此云

十一月還考亭復辭前命仍乞追還新舊職名

初還

過玉山邑宰司馬遺請為諸生講說辭不獲乃就縣庠

賓位因學者所請問而發明道要聞者興起

邁

刻講義

一篇以傳於世及抵家遂力辭新命

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

竹林精舍成

朱子既歸學者甚眾至是精舍成率諸

生行釋菜禮於先聖後更名曰滄洲精舍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六十六歲

正月辭舊職名

三月又辭並不允

以議僖祖祧不合自劾並累申省

有旨次對之職除受已久與廟議初不相關依已降指揮不得再有陳情

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

五月復辭職名並乞致仕不允

初 乞 即欲併逐趙

相而難其辭及是誣以不軌竄永州中外震駭大權一

歸

乞 乞 矣 乞 乞

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士大夫嗜利無

耻或素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以除去異已者然後可以

肆志陰疏姓名授之於是羣小附和以攻偽學太府寺

丞呂

祖 儉

以論救丞相貶韶州朱子自以蒙累朝知遇

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極

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冤子弟諸生更進迭

諫以為必自賣禍不聽蔡

元 定

入諫亦不聽門人朝奉

即劉

炳

請以著夾之遇遜之同人朱子默然退取奏藁

焚之更號遜翁遂以疾乞休致云

十二月以屢辭職名詔依舊克秘閣脩撰宮祠如故

先是辭職名不允又以嘗妄議山陵不報自劾待罪乞

鑄職名詔無罪可待又言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

御詔從之

是歲楚辭集註成

時朝廷治黨人方急丞相趙謫死

於永朱子憂時之意屢形於色因註楚辭以見志其書

又有辯證及後語

二年丙辰六十七歲

二月申省乞改正恩數 大意言昨來疏封錫服封贈

蔭補磨勘轉官皆為已受從官恩賜請乞改正不許

十二月禠職罷祠 先是臺臣擊偽學既榜朝堂未幾

張貴模指論太極圖說之非省闈聞之是科取士稍涉

義理者悉見黜落士子咸避時忌文氣日卑門人楊道

夫聞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投合言者 亟以

書告朱子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煩過慮時

臺諫皆韓死所引無不迎合其意以攻偽學為言然

憚清議未敢先發者胡絳未達時嘗謁朱子於建安朱子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絳不能易也絳不悅語人曰此

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為乏也及是為監察御史乃

銳然以擊朱子自任專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

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為小官時嘗采撫

朱子論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為御史絳

以疏章授之繼祖謂可立致富貴遂誣論十罪言朱子

剽竊程頤張載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

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

與殮粗食淡衣褻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鷺湖之寺或呈

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跡如鬼如魔乞禡熹職罷

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送別州編管詔落朱子職

罷祠竄蔡元定於道州已而選人余熹上書乞斬熹以

學宰相謝深甫抵其書於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

元定不過自相講學耳果何罪乎事乃止

是歲始脩禮書 名曰儀禮經傳通解其書大要以儀

禮為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他

篇及他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其外如弟

子職保傅傳之屬又自別為編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

鄉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喪禮祭禮大傳外傳其大體

已具者蓋十七八先是草奏欲乞脩三禮會去國不及
上

三年丁巳六十八歲

正月別蔡元定於寒泉精舍 時郡縣逮捕元定甚急

元定色不為動既行朱子與嘗所游百餘人會別淨安

寺坐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坐客感嘆有泣下者朱子

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

志可謂兩得之矣明日獨與元定會宿寒泉相與訂正

參同契終夕不寐次年元定卒於春陵朱子為哀慟

韓文考異成 是歲元旦朱子書於藏書閣下東楹曰

朱子為學考 卷三
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
千六百七十六年此其憂傷微意可見矣

四年戊午六十九歲

作書傳 文集內止載二典禹謨金縢召誥洛誥武成
諸說數篇及親藁百餘段具在其他大義口授蔡沈俾
足成之

十二月引年乞休 朱子以明年年及七十尚帶階官
義當納祿具申建寧府乞保明申奏致仕朱子致仕家
貧故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藿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
人以給用非其道則一介弗取也時攻偽學日急士之

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
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附異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
至變易衣冠狎游肆市以別其非黨而朱子曰與諸生
講學不休或勸以謝絕生徒儉德避難者朱子曰禍福
之來命也或又微諷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
微服過宋之意曰某不曾上書自辯又不曾作詩謗訕
只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
詔落秘閣脩撰依前官差遣

答李季章書曰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貶所
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所以惜此餘日正為所編禮傳已

畧見端緒而未能就若更得年餘間未死且與了却亦可瞑目矣又云舊來諸經說間因講說時有更定

能靈

謹按據此則朱子於諸經說此時猶有更定

陽明以集註爲朱子早年之作非其實矣

五年己未七十歲

四月有旨令守朝奉大夫封婺源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仍兼秘閣脩撰致仕

始用野服見客

坐客榜畧云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

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爲禮而嘆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又謂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

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服帶足以爲禮解帶足以燕居而已且使窮鄉下邑得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

六年庚申七十一歲

正月爲陳氏作聚星亭贊 考亭陳氏故有離榭名曰聚星亭至是作新之朱子爲本原荀陳事迹畫著屏上而爲之贊

三月丙辰朔己未夜說太極圖庚申夜說西銘 太極圖西銘二書蓋朱子奉以終身者至是尤諄諄爲學者詳言之其示人以原始反終存順沒寧之意深切著明

矣改太學誠意章 先是戊午歲朱子嘗與廖 德明帖

云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矣至是

日將此章再為定酌午刻疾甚莫能與前言若為之識

甲子朱子卒於考亭滄洲精舍 三月初九日午初刻

也享年七十有一送終諸禮皆遵遺訓焉 朱子終時自是月丁巳至

甲子蔡沈撰夢奠記甚悉備載於後 朱子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

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六日云

門人蔡仲默沈撰夢奠記云慶元庚申三月初二日丁

巳先生簡附葉味道來約沈下考亭當晚即與 味道至

先生侍下是夜先生看沈書集傳說數十條及時事甚

悉精舍諸生皆在四更方退只沈宿樓下書院

初三日戊午先生在樓下改書傳兩章又貼脩稽古錄

一段是夜說書數十條

初四日巳未先生在樓下商量起小亭於門前洲上先

生自至溪岸相視陳 履道 載酒飲於新築亭基時溪東

山間有獸聲甚異 豈人在坐者云前後如此鄉里輒有

喪禍然聲未嘗有此雄也是夜說書至太極圖

初五日庚申先生在樓下臆腑微利邑宰張 揆 來見有

覬先生却之謂知縣若寬一分百姓得一分之惠 揆藉

時相之勢凶焰可畏百姓苦之是夜說西銘又言為學

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累日久心與理一
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
矣

初六日辛酉改大學誠意一章令詹淳騰寫又改數字
又脩楚辭一段午後大瀉隨入宅室自是不復能出樓
下書院矣

初七日壬戌先生臟腑甚脫文之楚自五夫歸

初八日癸亥精舍諸生來問疾先生起坐曰誤諸生遠
來然道理只是恁地但大家倡率做些堅苦工夫須牢
固着脚力方有進步處時在坐者林子式夔孫陳器之

埴葉味道質孫徐居父字方伯起劉擇之成道趙

唯夫范益之元裕及沈先生顧沈曰某與先丈疾

勢一般決不能起沈答曰先人疾兩月餘先生方苦臟

腑然老人氣體易虛不可不急治之蓋先人疾實與先

人相似上極熱揮扇不輟下極冷洩瀉不止先人亦初

因痞結服神功丸致動臟腑春陵病草時嘗作先生書

及此故也諸生退先生作范伯崇念德書託寫禮書且

為冢孫擇配又作黃直卿幹書令收禮書底本補葺成

之又作敬之在書令早歸收拾文字且嘆年

父子乃不及相見也夜分令沈檢巢氏疾源劉擇之云

待制脈絕已三日矣只是精神定把得如此分曉

初九日甲子五更令沈至臥內先生坐床上沈侍立先

生以手挽沈衣令坐若有所欲言而不言者久之醫士

諸葛德裕來令無語用治命移寢中堂平明精舍諸生

後來問疾味道云先生萬一不諱禮數用書儀何如先

生搔首益之云用儀禮何如先生復搔首沈曰儀禮書

儀參用何如先生首肯之然不能言意欲筆寫示左右

以手版托紙進先生執筆如平時然力不能運少頃置

筆就枕手誤觸巾目沈正之諸生退沈坐首邊益之坐

足邊先生上下其視瞳猶炯然徐徐開合氣息漸微時

逝午初刻也是日大風破屋左右梧桐等大木皆拔未

幾洪水山皆崩陷其所謂山頽木壞者與嗚呼痛哉

十一月壬申葬於建陽縣石塘里大林谷今名嘉禾里將

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僞徒聚於信上欲送僞師之

喪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論時政得失令守

臣約束然會葬者幾千人禁錮之嚴有所不避焉

朱子為學考



